

人工智能時代 人類何去何從

人工智能時代正以不可阻擋之勢席卷而來。科技日新月異，生活豐富便利，人們却依然憂思難安。在這物質發達而內心迷茫的時代，人類將何去何從？2018年2月4日下午，濟群法師和中國社科院研究員、著名哲學家周國平教授，繼《我們誤解了這個世界》的對話後，就“人工智能時代”這一熱點問題，分別從佛法和哲學的視角，探討這一時代背景下人類的出路。

【一、人工智能對人類的威脅】

主持人：人工智能時代，人類何去何從？對於這個話題，有人歡欣鼓舞，也有人憂心忡忡，特別擔心人類被自己研發的人工智能滅了。所以，我們特別希望聽到兩位智者的看法。首先想問，人工智能對人類最大的威脅是什麼？

周國平：今天這個題目是濟群法師出的。

2 我聽到時，首先一愣：這是科技啊！然後精神

一振，覺得法師特別敏銳。人工智能是現在比較前沿的話題，也是一個熱點。法師能與時俱進，抓住熱點，同時又和哲學、佛學探討的問題聯系起來——既前沿，又永恒。

說實話，在人工智能的問題上，我確實是外行，相信法師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外行，但這個問題真的需要外行來關注。關於人工智能對人類的主要威脅，我覺得，可能引發了兩個問題。

一個問題是，人工智能會不會超過人類，乃至取代人類？這是很多人關注的。我想，人工智能說到底仍是個技術，是人類為自己制造的非常好用的工具。從這一點來說，我相信工具永遠超不過人類，也不能取代人類。不能因為這個工具特別強大，就說它比人類高明。就像人類發明了汽車，跑起來比人快得多，你說汽車比人強嗎？人類發明了飛機，必須靠飛機才能上天，你說飛機比人強嗎？其實不能。因為這些都是人制造的，人工智能也是同樣。

當然有一點不同，因為它是智能的。我的

理解是，人工智能可能是對大腦神經網絡的模擬，其主要優勢在於計算能力，處理大數據非常快。這是人類完全不能相比的。一個最突出的例子，谷歌開發的阿爾法狗，開始和李世石下圍棋時，以三比一贏了對方，已經很讓人震驚了。然後它所向披靡，所有棋手都下不過它。現在更厲害，干脆宣布不和人類下棋，因為是沒意義的事。這就充分體現了它處理數據的能力和優勢。李世石說，他下棋時會考慮二三十步，但阿爾法狗下一步棋的時候，考慮了幾千步。這一步下面有多少可能性，它全都考慮到了。這種速度是人類永遠趕不上的。

但我想強調，它僅僅在處理大數據的領域中可以領先，而人類的很多領域不是這種情況。在精神生活方面，人工智能有天生的缺陷，永遠不可能和人類相比。阿爾法狗下棋再厲害，能享受棋手的情感嗎？比如我的好友芮乃偉下棋時那種內心的愉悅、沉思的快樂，它不可能享受到。我不相信有一天人工智能會有情感，

最多祇能模擬情感的外在表現，不可能有真實的情感。

再進一步，在哲學、藝術、宗教等精神領域，我想人工智能最多做些資料工作，不可能有創造性。我不相信有一天，某個超級機器人成了柏拉圖那樣的哲學家；或成了愛因斯坦那樣的大科學家，提出一種新的理論；或像佛陀那樣，創立一種宗教。在最高的精神領域，人工智能不可能和人類相比，也永遠不可能取而代之。所以從人類生活來說，最重要的一塊是不能取代的。

另一個問題是，人工智能會不會禍害人類，乃至毀滅人類？這也是有些人憂慮的。我覺得可能是科幻片看多了，想象力太豐富。從目前的情況看，人工智能的開發方向很明確，一定要有市場，能夠應用。比如無人駕駛的汽車、能做家務的機器人，這些是它的重點。但也有些很聰明的人，比如霍金就覺得人工智能自我更新的能力太強，而人類進化非常緩慢，所以

他很憂慮。

我覺得這是不太可能的。現在人工智能的威脅主要有兩點，一是它自我更新的失控，這有可能。但失控到什麼程度？我不相信會到無法解決的程度。二是人工智能會不會毀滅人類？其實真正讓人擔憂的情況是，一旦恐怖分子掌握人工智能，並發明毀滅性的武器，結果會很糟糕。這種危險是存在的。

總之，一方面不要太憂慮，另一方面也要加以警惕，制定一系列防備措施。包括在法律上，規定人工智能的發展邊界在哪裏。就像我們現在對基因工程規定了邊界，你可以克隆羊，克隆動物，但不能克隆人。

主持人：我們聽到了周老師的看法，在精神領域，人工智能難以超越人類，也無法取代，他對這點比較樂觀。法師對這個問題怎麼看？

濟群法師：我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，是因為人工智能已成為整個社會的關注焦點。包括這次達沃斯論壇，人工智能也是其中的重要話

題。

人工智能的出現，確實給不少人帶來恐慌。據有關人士預測，目前社會上的很多工作，在未來幾年會被人工智能取代。包括阿爾法狗的出現，它的學習能力之強，也是人類望塵莫及的。所以霍金認為：人工智能的崛起，要麼是人類歷史上最好的事，要麼是最糟的……也有可能是人類文明史的終結，除非我們學會如何避免危險。

正如周老師所言，人工智能作為工具，可以用來造福人類，也可以用來毀滅人類，關鍵是誰在使用它，用它來做什麼。當今世界有很多不安定因素，一方面是因為恐怖分子和核武器的威脅，一方面是因為人類自身的問題層出不窮。現在人類的聰明才智都投入在發展經濟和科技上，包括研發人工智能，但對自身的認識和優化，基本處於停滯甚至倒退中。因為外界誘惑重重，使人身不由己地被裹挾其中，根本沒有精力反觀自照。如果人工智能日益先進，

而人類缺少健康的人格和心態去使用它，就會使世界更加危險。因為隨着工具的强大，反而會增强人的破壞力。

人工智能代表西方工業文明、科學技術的進步。面對它的飛速發展，人類特別需要認識自己，提升自己。否則，未來會在社會處于什麼地位，世界又會出現哪些問題，我們是没把握的。關於人對自身的優化，正是東方文化的重點所在。儒家提倡修身齊家，成聖成賢；佛教引導我們成就解脫，成佛作祖，都是立足于心性修養，立足于生命自身的完善。

另一方面，人工智能的學習能力超級强大。從掌握知識來說，人類通過幾十甚至幾百、幾千年的積累，人工智能在短時間內就可超越。那麼，人類的獨特性到底在哪裏？這也是我們需要關心的。周老師講到，人工智能或許會模擬人的情感表達，但不會有情感。比如人工智能可以模擬慈善行爲，但它能不能有慈悲大愛？

8. 在這些方面，人工智能和人類還是有本質的區

別。所以我們要去發現作為人的不共所在——
哪些是人工智能無法取代，甚至無法學習的。

從佛法修行來說，是要開發生命內在的覺性，這不是靠學習得來的，而是我們本自具足的寶藏。所以說，人對自身的優化，不僅在於積累知識和提升能力，更重要的是證悟覺性。這種唯有生命才具備的無限潛能，正是人類和人工智能的根本區別。因為人工智能的學習和自我更新，祇能在有限的範疇內。即使掌握再多知識，也是有限的積累。

在今天這個時代，人需要不斷認識自己，開發心的無限潛能，才能在世界立于不敗之地。否則的話，隨着科技的飛速發展，我們又沒有健全的人格去處理它所帶來的潛在危險，世界的問題將越來越多，人類的處境將越來越危機四伏。

主持人：就像法師說的，科技越來越發達，人心却越來越混亂。兩位智者給我們指引了何去何從的方向：不必對人工智能時代過于擔心，

因為人類也有差異性的優勢。我們有情感，有精神領域可以開拓，重點是把這部分潛能，尤其是覺性開發出來。

【二、如何認識自己】

主持人：科技主要是向外探索，而哲學和佛學都是向內挖掘的智慧。說到向內，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“認識自己”，這對西方哲學和東方佛教來說，都是非常重要的。請問周老師，西方哲學提出“認識你自己”已有幾千年，在此期間，作了哪些嘗試和努力？

周國平：西方哲學強調“認識你自己”有兩個階段。第一是在古希臘時期，供奉太陽神的雅典德爾斐神廟中刻有一個神諭，就是“認識你自己”。這句話出自阿波羅之口，而他正是雅典城邦最重要的神。這句話的含義，其實是強調人要知道自己的局限性，不要驕傲，不要狂妄。

關於此，有個著名的故事。曾經有人到德爾斐神廟問神：雅典最智慧的人是誰？神回答說：

是蘇格拉底。蘇格拉底是古希臘很重要的哲學家，他聽說後感到奇怪：我其實挺笨的，怎麼說我是最智慧的人呢？因為不相信，他就到雅典找那些以智慧著稱的政治家、藝術家、詩人、工匠，問了他們很多問題，想證明這些人比自己聰明。結果他發現：這些人僅僅知道自己所從事的那點事，就自以為很聰明，自以為什麼都知道；而他知道自己很無知，好多事都不知道，尤其對最重要的“人應該怎麼活”的問題還沒想明白。蘇格拉底由此總結道：神說我最智慧，是因為我知道人的局限性，知道自己一無所知。

第二是近代以來，西方哲學家也說“認識你自己，實現你自己”，主要在於兩個層面。一方面，每個人要知道自己的獨特之處是什麼。比如尼采說：你要知道自己在這個世界是獨一無二的，生命祇有一次，所以要珍惜生命，不要作為大眾的符號，跟隨大家生活，而要實現自己獨特的價值。他強調的是這一點，和古希臘哲學的內涵不同。

另一方面，如果真正挖掘自己，會發現還有一個更高的自我——這樣就能站在宇宙的立場看人生，讓人生具有終極意義。很多哲學家認為，人有一個自我，那是小我；此外還有大我，如柏拉圖說的理念世界，基督教說的上帝。尼采不相信上帝，但認為人生應該有更高的意義。這個大我會派駐代表在小我中，人要去發現這個代表。用孟子的話說，是盡心、知性、知天。他說的心就是精神世界，其中有個東西叫性，是和宇宙相通的覺悟，也是大我派駐在自己身上的代表。你要找到它，聽它的教導，就和宇宙大我打通了，覺悟了。這個觀點，我想哲學和宗教有共通之處。

主持人：非常精彩。大我派了代表到小我這裏，而佛法講的是無我，這有很大的差別嗎？剛才說要認識無限性，怎麼在古希臘哲學中，是認識人的有限性？請問法師，宗教和哲學在看待自我的角度上，有很多不同嗎？

濟群法師：剛才周老師講到大我和小我，我聯想到《奧義書》，這是印度宗教和哲學的源

頭。其中說到宇宙是大我，個體生命是小我。人因為迷失自我而輪回，所以生命的價值就是由小我回歸大我。這種宇宙和自身的融合，使生命達到圓滿，即梵我一如。但佛法反對這種觀點，提出無我的思想，這也是佛教有別于其他宗教的根本。

西方文藝復興後出現人文主義思潮，關注個性解放，關注個人價值的實現。這就使得自我得到極大張揚。那麼，究竟什麼代表“我”的存在？身份能代表嗎？你今天有這個身份，明天可能沒這個身份。相貌、想法、情緒能代表嗎？相貌會衰老，想法和情緒更是變化不定的。此外，還有地位、財富、名譽等。佛法對此進行全面的分析、審視後發現，我們認定的所謂自我，比如以身份為我，以相貌為我，以想法為我，以情緒為我，以名字為我……所有這些和我們祇有暫時而非永恆的關係。既然是暫時的，就不能代表自我本質性的存在。

佛法還告訴我們，把這種暫時的關係當作

永恒，是人生一切痛苦的根源。如果執著身體爲我，就會害怕死亡；執著相貌爲我，就會擔心衰老；執著想法爲我，就會和世界產生衝突；執著情緒爲我，就容易陷入情緒，爲其所控，成爲情緒的奴隸。

佛法所說的無我，並不是說這個生命現象不存在，而是要糾正自我附加的錯誤設定。《楞嚴經》有七處徵心，讓我們尋找：心到底在哪裏？在內還是在外？有沒有形相？在審視過程中會發現：我們所以爲的“我”，從外在的色身到內在的想法、情緒，所有這一切都是暫時的假相，並沒有固定不變的本質。

當我們徹底擺脫對自我的錯誤設定，才會看到心的本來面目：像虛空一樣，無形無相，無念無住，無邊無際。它一無所有，又含藏一切，能生萬物。禪宗所說的明心見性，就是讓我們找到這個本自具足的覺性，由此才能真正認識自己，而不是被種種假象所轉。

【三、生命的價值在哪裏】

周國平：關於生命的價值，我覺得有兩個層面。一個層面是，我知道生命是緣起的，無自性的，沒有實質內容。盡管如此，個體生命的價值在哪裏？西方哲學非常強調這一點，認為每個生命是獨一無二的——世上祇有一個你，你祇有一次人生，不可重複，所以要珍惜人生，把它的價值實現出來。

當然，我們要對自我有個正確認定，身份、外貌、財產這些都不是我，祇是對自我低層次的誤解。把這些破除後，我們承認不承認緣起的自我和生命？要不要去實現它獨特的價值？

更高的層面是，我們不能停留于實現自我價值。我覺得宗教和哲學雖有不同表達，但基本思路是一致的，就是人不能局限于緣起的自我，要有更廣闊的世界。不管把它叫作真如也好，空性也好，天國也好，大梵也好，理性世界也好……不論有多少稱呼，一定是超越個體的更高的世界，你最終是屬於那個世界的。人要和

更高的世界溝通，要回歸那裏。

這兩個層面，我覺得都是需要的。那麼，緣起的自我有沒有價值？價值在哪裏？我想知道這一點。

濟群法師：從西方哲學的視角，認為生命對每個人來說祇有一次，格外珍貴。而佛教認為，生命不僅有現在，還有無窮的過去和無盡的未來，今生祇是生命長河的一個片段。所以人生並不是獨一無二的，也不祇是關注這一生，更要關注生命的輪回。

剛才周老師問：緣起生命的價值在哪裏？佛法認為，緣起生命的本身是虛幻的，但虛幻並不是沒有。就像我們現在這個人身，不僅存在，而且非常寶貴，難得易失。怎麼才能用好它？從佛法角度來說，其價值就在于走向覺醒。因為在六道中，祇有人的身份才有理性，才能審視生命真相，並通過修行開啓內在覺性。

我們的生命現狀是無明的，不知道我是誰；不知道生從何來，死往何去；也不知道生命的

意義是什麼，世界的真相是什麼。因為沒有智慧，我們對自己和世界充滿誤解，從而制造種種煩惱；然後帶着這些煩惱看自我，看世界，制造更多的煩惱。生命就在這樣的迷惑、煩惱中不斷輪回。

學佛就是讓我們去認識：這種生命的本質是痛苦的——你想不想改變，想不想擺脫？改變之後又是什麼？佛法告訴我們，在迷惑背後，還有覺醒的生命。這個生命是和天地萬物相通的，和整個宇宙相通的。認識到有限背後的無限，才能實現生命的最高價值。而改變的唯一途徑，是依托現有人身，所以這個緣起的生命意義重大，我們要用好它。

周國平：緣起生命的意義和價值，我想包括兩方面。首先是入世的方面，應該有自己真正的事業。現在的問題是，很多人沒有自己的事業，這是很痛苦的。他的煩惱不僅在於不覺悟，還在於不知道該做什麼。當然這也是不覺悟的表現，祇是追隨社會的價值觀，追逐物欲，和

人攀比，沒有真正找到自己的興趣和能力。他很少問自己這樣的事，認識不到自己作為一個獨特生命的價值在哪裏，就看社會上什麼樣的事風光，什麼樣的事能帶來更多利益，就去做什麼，這是很大的問題。我覺得，對個人價值的認定不能缺少。應該認識到：我在世上祇能活一輩子，一定要找到一件事，把自己最好的能力發展起來，不僅自己快樂，也能造福人類。

其次，光有這個還不行，哪怕你做出再大的事業，哪怕是最心愛的事業，你覺得個人價值已經得到實現，也不算什麼，也是很渺小的。如果看破這一點，就能更上一層樓，獲得更高的覺悟。這兩點都需要，沒有第一點的話，人生還是有點空。

濟群法師：從佛法角度來說，生命存在兩個層面，一是現實價值，一是終極價值。現實價值就是過好當下的日子，比如身體健康、心智健全、家庭幸福、兒女孝順，同時能造福社會，讓更多人因為你的存在得到幸福。佛教中的人

天善法，就是告訴我們如何使身心安樂，人生美滿。這需要智慧和道德，否則是做不到的。世上很多人也在追求幸福，但在追求過程中，往往制造了很多痛苦，甚至給他人造成傷害。

佛法所說的因緣因果，就是讓我們了解：生命延續到底遵循什麼規律。我們今天能成爲這樣的人，我們的興趣、愛好、性格等，是和過去的觀念、行爲、習慣有關。也就是說，所有結果都有它的前因。了解這一規律後，我們才知道，想要獲得幸福，想要成爲更好的自己，應該做些什麼。這種現實價值也是每個人需要的。

但僅僅停留在現實價值，不關注終極價值，終究是無法安心的。不少人事業做得很大，功成名就，有一天突然覺得：人爲什麼活着？這些事和我的生命有什麼關係？會覺得很茫然。因爲每個人都要面臨死亡，不論現在地位多高，財產多少，還是兒孫滿堂，臨命終時，這些都和你沒關係了。這時你到哪裏去？生命的未來是什麼？所以人必須關注終極價值，這樣才能

對現實保持超然，而不是把畢生精力消耗于此，忘却真正的人生大事。

如果沒有這樣的定位，我們很可能會把現實價值當作一切，甚至爲了利益最大化不擇手段。這不僅是對人身的最大浪費，還會貽患無窮。所以說，終極價值和現實價值的統一，對個體乃至社會都是非常重要的。

周國平：最好的情況是，得到現實價值以後，看破它，去追求終極價值。最糟糕的是，現實價值也沒得到，終極價值也不在眼中，這種人就會痛苦不堪。

【四、佛教否定現實幸福嗎】

主持人：剛才的對話中多次提到一個詞：幸福。對於普通個體來說，不論追求現實價值還是終極價值，比較關注的是怎樣才能過好。普通人印象中的幸福，就是有基本物質保障，同時精神上比較充盈。剛才聽到輪回是苦的時候，我在想，佛教是不是否定現實的幸福？

濟群法師：每個人都向往幸福，追求幸福。

但什麼是幸福？在物質匱乏的年代，我們往往以為擁有就是幸福。沒錢的時候，有錢就是幸福；沒結婚的時候，結婚就是幸福；沒孩子的時候，有孩子就是幸福；沒房沒車的時候，有房有車就是幸福。我們以為，得到自己想要的就是幸福。

隨着經濟的發展，很多人有了以前夢寐以求的生活條件，甚至有了幾輩子、幾十輩子都用不完的財富，却還是不幸福。為什麼會這樣？關鍵是沒有健康的心態。如果我們對幸福的追求建立在迷惑、煩惱之上，即便擁有再多，也是無法得到幸福的。反而會因為過度關注物質，帶來攀比、競爭、壓力，及焦慮、沒有安全感等負面情緒。

佛法告訴我們，心既是痛苦的源頭，也是快樂的源頭。當內心充滿煩惱，這些負面情緒會不斷給人生制造問題，制造麻煩，制造傷害，會成為制造痛苦的永動機。反之，當人生沒有迷惑、煩惱、壓力時，即使粗茶淡飯，也能樂在其中，所謂“若無閑事挂心頭，便是人間好

時節”。所以佛教更重視心靈健康，重視解脫之樂，而不是把擁有物質當作幸福之本。

修行就是調心之道，祇有解除迷惑、煩惱，擁有良好心態，才有能力感受幸福，收獲幸福。

主持人：明白了，佛法不是否定幸福，而是否定我們對幸福的錯誤認知。剛才誤解了自我，現在誤解了幸福，總結起來就是《我們誤解了這個世界》。我們在生活中就能看到這種現象，物質越來越豐富，科技越來越發達，但沒有煩惱的幸福非常難得。

【五、如何靜心】

主持人：剛才提到靜心，這是佛法提倡并擅長的。從哲學的角度，有沒有靜心、安心之類的說法？

周國平：整個哲學就是讓人靜心，讓人站在更高的角度思考根本問題——宇宙的本質是什麼？人生的終極意義是什麼？我覺得，這種思考的最終結果是讓人超脫一些。這點和佛學的目標一致。剛才濟群法師說，解除煩惱就是

幸福。其實，很難從正面定義幸福。

幸福是哲學中一個很大的問題，在古希臘時期討論得尤其多，主要有兩種觀點。一派是伊壁鳩魯的快樂主義，認為幸福就是快樂。但他強調的快樂並不是物質和縱欲，而是身體健康，靈魂寧靜。另一派是完善主義，認為幸福就是精神的完善，主要代表是蘇格拉底和柏拉圖。他們強調幸福就是美德，做有道德的人，就是幸福的。

中國古典哲學關注什麼是理想生活，也是討論這個問題。我覺得儒家比較接近完善主義，孔子的幸福觀歸納為一句話，就是安貧樂道——物質生活可以簡單些，在精神上追求快樂。道家比較接近快樂主義，其幸福觀也可歸納為一句話，就是全性保真——保護好生命完整、真實的狀態，不讓它被物質破壞了。這句話出自《淮南子》，是早期楊子的說法，我覺得可以代表他們的觀點。

可見，東西方哲學都是從價值觀來說幸

福——讓自身最珍貴的東西保持良好狀態。這最珍貴的是什麼？完善主義強調精神，快樂主義強調生命。其實這兩派也不是那麼絕對，都強調生命要單純，不要復雜，否則就是痛苦的根源；同時強調精神應該豐富，要高貴、優秀而有信仰。我覺得兩者可以結合起來，讓精神和生命都有良好狀態，就是幸福。

老天給每個人一條命，一顆心，把這條命照看好，把這顆心安頓好，人生就是幸福的。人心爲什麼不靜？無非是煩惱和痛苦。煩惱和痛苦的根源有兩種，一半是自己制造的痛苦，因爲價值觀出了問題，沒找到人生真正的意義，把并不重要的東西看得無比重要，追求不到痛苦，追求到了仍然痛苦。另一半是人生必然會有的痛苦，不能正確對待生老病死、天灾人禍。那些是自己無法支配的，如果爲此糾結，就帶來了痛苦。

所以，一是要有正確的價值觀，這是哲學討論的問題；二是對自己不能支配的命運，要

以超脫的智慧對待。斯多葛派特別強調的一點是：對不能支配的東西，要做到不動心——既然你支配不了，何必為它激動呢？沒必要。這也是哲學討論的問題。

主持人：超脫的智慧，原來哲學也講這個。《我們誤解了這個世界》中說到，命運有一些是可變的，有一些是不可變的，當時周老師就是持這樣的觀點。法師有補充嗎？

濟群法師：靜心是值得關注的問題。尤其在今天這個浮躁的時代，外在的喧囂刺激，內心的情緒起伏，使每個人都很累。我們想要休息，可心老在不停地動蕩，使我們不得安寧。我常說，未來考量一個人能不能健康地活着，其中非常重要的標準，就是有沒有休息的能力。

在過去，生活環境單純，沒有那麼多娛樂，人們可以靜靜地曬曬太陽，看看月亮，有時間也有心情和自己在一起。但現代人因為網絡的普及，資訊的泛濫，時刻被手機、電腦掌控着，幾乎停不下來。必須到身上的電全部耗完，才

能把這些東西放下睡覺。充一晚上電之後，第二天又繼續忙碌，繼續消耗。

其實，身和心本身都有自我療愈的功能，休息就是啓動這種能力的重要途徑。身體需要通過休息恢復精力，心靈需要通過放鬆恢復安寧。如果沒有休息的能力，就意味着我們不會有健康的身心。如何讓這顆躁動不安的心平息下來？佛法告訴我們，有以下幾個方面。

首先是改變認識。周老師講到，西方哲學家告誡我們：不要去追求自己得不到的東西。其中包含什麼道理？就是以智慧審視人生，所謂“智慧不起煩惱”。所有煩惱都和我們對世界的認識有關。生活中每天會發生很多事，這些事對我們產生多大影響，關鍵不在於事情本身，而在於我們怎麼看待。如果帶着強烈的我執、二元對立或負面情緒，那麼，每件事都可能制造煩惱。反之，如果我們能以智慧透視真相，任何事都不會帶來煩惱。在中國歷史上，王維、蘇東坡等文人士大夫，既是入世的儒家，也是

虔誠的佛教徒。他們通過學習佛法，在做事的同時，看到世間名利的如夢如幻，不管得意還是失意，都能超然物外。

其次是勤修戒定慧。戒是指導我們過健康、有節制的生活。現代人爲什麼靜不下來？就是因爲把生活搞得太復雜，索求無度，所以心也變得很亂。如果生活簡單而有規律，心就容易清淨。而定是安心之道，由此開啓智慧。佛法認爲心本身就有觀照力，《心經》的“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”，就是告訴我們，生命內在有觀照的智慧，通過禪修使這種智慧得以顯現，就有能力處理情緒，平息躁動，不被煩惱左右。

主持人：關於如何安心，從理論到實踐，法師給我們講得非常清楚，而且和周老師所說有不少相通之處。比如讓生活盡量單純，在精神層面則以更高的智慧和正確的價值觀看待人生。學佛可以持戒、禪修，哲學有沒有關於靜心的具體做法？

周國平：這是哲學不如佛法的地方，光在

理論上講智慧，但沒有戒和定這些幫助人進入智慧狀態的方法。基督教有，但哲學沒有。當然從戒來說，如果生活簡樸就算戒的話，那我還有一點，但定一點都沒有。我感覺，智慧不僅是理論，有些東西是融化在你的血肉中，不是知識性的東西。

我在看哲學書和思考的時候，覺得它把我本有的東西喚醒了，讓我本來有的更強大，是這樣的關係。如果單靠接受一些知識，我覺得一點用處都沒有。你要問，哲學哪一塊對我的影響最深，我可能說不出來，但哲學給我的最大好處是很明確的。我覺得哲學好像給了我分身術，把自己分成兩個我。身體的我在這個世界活動，還有一個更高的我，說是理性、靈魂的我也好，佛性的我也好，就在上面看着身體的我活動，還經常把身體的我叫來，讓他向自己匯報，然後給他總結，給他提醒，給他指導。當遇到煩惱時，更高的我就能跳出來看看。我覺得每個人身上都有這樣一個自我，要讓他經

常在場，經常處在清醒的狀態，而且要讓他強大。怎麼讓他強大？就是去讀那些偉大的著作，去讀佛經。

【 六、人性和佛性 】

主持人：剛才說到人性和佛性，對於人工智能時代來說，如果我們可以找出規律或算法，是不是可以植入？這樣的話，人工智能是不是有一天會具備人所有的情感，或修行所要達到的境界？

周國平：肯定不能，人工智能可以對佛經做很好的整理，我相信它可以做到這點，但永遠不會有佛性，也不會懂得佛性。

主持人：請法師談一談，人性和佛性的區別到底在哪？

濟群法師：首先要了解什麼是人性，然後才能進一步了解，人性和佛性到底有什麼差別。簡單地說，人性是代表人類本質性的存在。古今中外的哲學流派，都立足于不同視角定義人性。中國古代的“食色性也”“飲食男女，人之

大欲存焉”，是從自然性的角度定義人性。西方哲學更強調理性，以此作為人性的重要內容。

佛法對人性的認識有兩方面，一是知的層面，一是行的層面。從知的層面，認為理性是人性的重要特點；從行的層面，認為人有貪嗔痴，也有悲憫之心，說明人性是多樣而非單一的存在。中國古代有性善說和性惡說，孟子說“人人皆可以為堯舜”，可以成就聖賢品德；也講“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”，不小心就可能禽獸不如。

所以人有兩面性，關鍵在於發展哪一方面。今天的社會強調發展，我們要發展經濟，發展企業，發展文化。其實生命也是同樣，我們希望自己成為什麼樣的人，就要充分了解人性，作出正確選擇，發展其中的正向力量。

相對二元的人性來說，佛性是超越二元的，代表更深層、更本質的生命內涵。佛法認為每個眾生都有佛性，不論凡聖，佛性都是圓滿無缺的。一旦證悟佛性，就能徹底擺脫迷惑煩惱，實現生命的最大價值。所以說，了解佛性對我

們更爲重要。

周國平：佛就是覺悟，佛性就是覺悟的本性。人性問題，從不同角度有不同說法。比如探討人和動物的區別，但對人來說又是共同的，這些特性被稱爲人性。西方哲學通常認爲，人是有理性的，動物是沒有理性的。

此外是從道德的角度。中國關於人性善惡有很多爭論，先秦時的儒家就有幾派，孟子認爲性善，荀子認爲性惡，孔子則認爲是中性的，所謂“性相近，習相遠”，善惡是後來變的。但西方哲學對人性的善惡談得很少，沒有從道德上分析人性。

西方近代哲學對人性的分析，是考慮到這樣的問題——社會怎麼對人性因勢利導。它把人性分成兩方面：一是認爲利己乃人的本能，個體生命一定會追求自身利益，一定會趨利避害，趨樂避苦。我們無法對本能作道德判斷，不能說這是善的，或這是惡的。

但人不光有利己的本能，還有另一種本能

叫同情心。西方哲學普遍承認，人是有同情心的。其中有兩種不同觀點，但我看大同小異。一種觀點認為，同情心是獨立形成的特性，是在原始的社會生活中逐步形成的，因為他需要別人幫助，需要合作，就形成了同情心。另一種觀點認為，它是由利己心派生的。作為生命體來說，你必須有利己心，對自己的痛苦和快樂是敏感的，要關心并追求自身利益，才能將心比心，推己及人，想到別人有同樣的本性，所以要尊重別人的本性。

不管怎樣，二者都承認人既有利己心又有同情心，社會就該因勢利導。因為利己心是最強烈的，所以要設計一種制度，讓每個人都可以追求自身利益。但因為你是利己的，他也是利己的，所以你在利己時不能損人。這樣一種鼓勵利己、懲罰損人的制度，叫作法治。

法治的根本原則，是每個人可以追求自身利益，但不能損害他人利益。在這一點上，我覺得中國傳統思想是有問題的，往往把損人和

利己說成一回事。其實利己不一定損人，損人是有害的，利己則是應該鼓勵的。在中國儒家思想中，對於追求個人合理利益是有壓制的，很多社會問題可以從中找出原因。

主持人：這段說得非常棒，很多時候大家會有一種誤解，覺得提倡利他時，自身利益一定會受到損害；或說到利己時，一定是損人的。其實兩者之間沒有必然的捆綁關係。

【七、利人和利己】

濟群法師：處理好義與利、自利與利他的關係非常重要。在中國傳統文化中，往往把兩者對立起來。一個人追求利益，很可能被視為小人。反之，如果你是君子，似乎就不該追求利益。事實上，義與利不必對立，因為我們在世間的生存需要利益為保障。但“君子愛財，取之有道”，祇要用正當手段獲取利益，和道德并不矛盾。

在市場經濟發展早期，很多人為逐利不擇手段，帶來種種苦果。隨着經濟發展的逐步規

範，人們發現，企業想走得遠，做得大，要具備兩種精神，一是誠信，一是利他。首先要有誠信，這是企業的立身之本。同時還要有利他心，考慮大眾利益，才能得到社會認可。從誠信和利他的角度，利益和道德是相輔相成的。當然，有時不講誠信和利他也能賺錢，但這是走不遠的。現在的互聯網企業講究免費原則，如淘寶、微信都是以免費廣結善緣，再通過其他渠道獲利。可見，利他是做大平臺、得到人脈的重要前提。

說到自利和利他，我們過去很容易把兩者對立起來，以為利他就會損己，損他才能利己。事實上，人類生活在共同的地球家園，是唇亡齒寒的關係。現在習主席提倡人類命運共同體，也是說明，人類利益是一體的。我們祇有具備利他心，互利互惠，才能在地球上和諧相處，共同發展。

世界是緣起的，不論人和人之間，還是人和自然之間，都是彼此依存的。如果我們仇恨

他人，想要傷害他人，且不說對方是否受害，自己首先會被這種不善心所傷害。想一想，當我們心懷嗔恨時，會開心嗎？反之，如果對他人慈悲關愛，讓他人因你受益，不僅能得到對方和社會的認可，同樣會滋潤自己的生命，讓自己感到幸福。所以說，利他即是利己，害他終將害己。

【八、從同情心到慈悲心】

主持人：佛法說的是慈悲心，哲學說的是同情心，兩者有什麼區別嗎？

濟群法師：孟子說，惻隱之心人皆有之。人們看到孩子走在井邊就會擔心，不是因為孩子和你有什麼關係，而是自然生起的同情心。這就說明人有良性潛質。如果我們把這念惻隱之心不斷發揚，就會成為慈悲心。當你看到每個人都能心生慈悲，就是觀音菩薩的大慈大悲。所以從佛法角度說，同情心是成就大慈大悲的重要基礎。如果沒有同情心，也就沒有慈悲心了。

周國平：西方哲學在談道德問題時強調了

兩點。道德基礎並不是社會外加于人的約束，實際上，道德在人性中是有根據的。你是生命，別人也是生命，生命和生命之間是有通感的。看到別的生命受苦時，你會本能地產生痛苦，這是道德的基礎。英國哲學家、經濟學家亞當·斯密在《道德情操論》中強調：社會上一切重要道德都是建立在同情心的基礎上。其中最主要的，一是正義，一是仁慈。正義就是不能損人，並對損人行爲加以制止和懲罰。而仁慈不僅不能損人，還要在他人遭受痛苦時給予幫助。所以，同情心是西方哲學強調的道德基礎。

另一個基礎是說，人是精神性的存在，有靈魂，有理性，所以你有自尊心，要尊重自己，也要尊重他人，要作爲靈性的存在互相對待。這種尊嚴也是道德的基礎。

這個說法和孟子的觀點很像。孟子講道德的四端，其中兩點是說：“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”，惻隱之心是仁愛的開端；“羞惡之心，義之端也”，做人是有尊嚴的，不能褻瀆這個尊嚴。這種道

德情感，中外是相通的。

濟群法師：今天的社會，道德在民衆心目中并不是很有分量。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，和對道德的認識有很大關係。我們往往覺得，道德是社會的需要，不是個體生命的需要。那麼當大家都不遵守道德時，我去遵守道德，是不是傻瓜，是不是吃虧？

剛才周老師說到，道德的源頭來自內在的同情心、羞恥心。但現在的人太無明了，這種內在源頭未必有多少力量。所以要讓大家認識到，道德不僅是社會的需要，當我們遵循道德時，自己將成爲最大的受益者。佛法認爲，生命都是因緣因果的相續。我們今天能成爲這樣的人，有這樣的性格、興趣、命運，來自過去生的積累，是行爲、語言、思想產生後留下的業力。這些積累會成爲習慣，習慣會成爲性格，性格會成爲人格。我們希望成爲更美好的自己，必須從身口意三業開始改變。這就離不開對道德的實踐。

如果我們不遵循道德，造作種種惡行，將

形成不健康的習慣乃至人格，給生命帶來無盡痛苦。也就是說，自己首先會成爲身口意行爲的受益者或受害者，其次才是他人。道德行爲會在自利的同時造福他人，不道德的行爲會在自害的同時傷及他人。真正認識到這一原理，自然會遵循道德。所以道德需要以智慧爲前提，看清這些行爲的結果，以及和自身的利害關係。否則，僅僅通過社會監督或同情心來落實道德，是沒有多少力量的。

主持人：在利益面前，道德的約束力往往非常微弱，甚至在法律的重壓下，也有人鋌而走險，導致種種問題。所以還是要從觀念上正視，從根本上改變人心和人性，知道所有的事都和自己息息相關。

【九、認識人心、人性的意義】

主持人：我們說了很多人心、人性的內容，就是在解答今天的主題——人工智能時代，人類何去何從。通過兩位智者的對話，我想大家琢磨出答案了：往外找是沒有出路的，祇能向

內探求。最後請兩位說一說，在科技如此發達的時代，大家不再為基本生存擔憂，可還是存在種種問題。我們討論人心、人性這些古老而根本的問題，意義究竟在哪裏？

濟群法師：自 16 世紀以來，基本是西方的物質文明在主導，包括商業文明、工業文明、科技文明，都在改造世界，服務人類。在人口不斷膨脹、資源迅速消耗、生態日益脆弱的今天，很多國家已開始關注移民外星的課題。這些發展的共同特點，就是不斷向外探求。事實上，這條路是走不通的。

我們要尋找出路，必須向內而非向外。因為一切問題的根源，在於人有沒有健康的心態和人格，而這正是東方文化的強項。佛法認為，心淨則國土淨。我們的內心清淨，世界自然就清淨了。因為世界是由人組成的，如果每個人都善良而富有愛心，哪怕物質簡單一點，同樣可以過得很美好。相反，哪怕物質超過現在十倍，但有很多不健康的人，這個世界會安定嗎？

會和諧嗎？

相對無限的宇宙，人的認識能力非常有限。我們有了越來越先進的科學儀器，但每一種新的發現都讓人了解到，其實還有更多的未知。可以說，已知越多，未知也越多。我們一直以爲物質世界就是一切，但悟空號發現，在宇宙中，暗物質約有 27%，暗能量約有 68%，而我們看到的物質世界僅有 5%。面對如此巨大的未知，我們真的很容易焦慮——未來到底在哪裏？

佛法給了我們一條出路，認爲心的本質就是世界的本質。因爲心是無限的，哪怕世界有無限的外延，但在本質上，都是心的顯現。當我們有能力看清自己的心，就有能力了解無限的世界。我曾在北京大學陽光論壇作過“佛教的世界觀”的講座，講到科學發現對佛經的印證。從宏觀世界，科學家發現了越來越多的星系，但《華嚴經》《般若經》早就告訴我們，宇宙中有恒河沙數世界。在微觀世界，現代量子力學發現了波粒二象性、量子糾纏等，而佛法的中

觀和唯識思想中，早已將相關原理講得非常透徹。爲什麼佛陀在兩千多年前就有這樣的智慧？因爲他證悟了心的本質，證悟了諸法實相。

面對世界的快速發展，人工智能的高度發達，很多人感到茫然：不知道生命的意義在哪裏，人生的方向在哪裏。如果我們繼續向外尋求，是永遠找不到出路的。祇有轉而向內，立足于對心的認識，重新造就人格，建立目標，才能不斷提升生命品質，而這正是人工智能完全無法替代的優勢。

人類何去何從？我們有什麼樣的認識，就能認識什麼樣的世界，選擇什麼樣的未來。佛法自古以來就被稱爲心學，對認識心性和解決心理問題有着透徹的智慧。通過對智慧文化的學習，可以開發潛能，從認識生命真相，到認識世界真相。當我們看清這一切，就沒有何去何從的困惑了。

周國平：我覺得，人類前途歸根到底是取決于人類中的多數人，他們的生命能不能覺悟。

從這個角度說，祇要能達到這一點，人工智能就不可怕，出了問題我們都能解決。如果達不到這一點，沒有人工智能，人類也沒多大希望。

從這點來說，我覺得我們需要佛法，也需要一點哲學。佛法確實了不起，西方哲學從古希臘開始，一直在追求，要找到世界的本質是什麼。找了兩千多年，現在得出一個結論——世界沒有本質，也就是佛法說的無自性。

主持人：周老師剛才的講話中說到一些佛法名相，我覺得特別贊嘆：您作為一個哲學家，可以有這些修行方面的認識。相信到下一本書，您的境界更值得期待。關於今天的主題，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思索，也找到了相應的答案。剛才法師和周老師說得很清楚，就是向內求——每個人找回自己的本心，找到生命的出路，人類就能找到共同的出路。

2020.10 修訂版